

二月河文集

乾隆皇帝

云暗凤阙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月河文集(十三册)/二月河 著

(乾隆皇帝·云暗凤阙·卷十二)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2.8

ISBN 7-5354-2369-8

I.二…

II.二…

III.①二月河-文集②长篇小说:历史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4857 号

总 策 划:周百义 插 图:李 峰

本书责任编辑:韩 敏 装帧设计:方隆昌

本书责任校对:张 丽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湖北省新华印刷厂

开本: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:252.875 插页:78

版次:2002 年 9 月第 2 版 2002 年 9 月第 10 次印刷

字数:5200 千字

印数:100000—108000 套

I·1828 定价:560 元(精装本)
760 元(豪华精装本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二月河

本名凌解放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汉族，1945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。高中毕业后入伍，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，1978年转业至南阳市委，现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。40岁开始文学创作，致力于营建“帝王系列”，目前已出版长篇系列历史小说13卷，计500余万字。

《康熙大帝》、《雍正皇帝》、《乾隆皇帝》出版后曾分别获得河南省政府优秀文学艺术成果奖，湖北省出版佳作奖，并获得美国“最受欢迎的海外华人作家作品奖”。其中《雍正皇帝》曾获“八五”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，全国优秀畅销书奖，被香港《亚洲周刊》评为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之一。香港明窗出版社、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出版中文繁体字本，韩国时代出版社出版韩文本。



你也不叫人闻了，还不知摆式什么料
可告诉你，人前儿后还得露个把才样
尸；烟袋里也不加炭，地毡子里头也不加
外头答应着，见那拉儿坐着，陪着，陪笑
“：了这娘又答应奴才个肥^喜，今晚

就是了。”那拉儿却道：“小义土木上头有事，有闲
叫王八取过去晒料几天，园子里晒成物料，从
王麻^那里摸些银子。要学的是在右的居处，其
余的人只学睡和就病。”乾隆听了无语。

恰小义端了根头牌子盒儿来，乾隆左右看
看，竟没有一个中得意的，想翻陈儿的牌子，上
头带着红布，知道她在在月事里，眼见几个女
人都用目光睨那盒子，胡乱摆起魏佳儿的牌子
翻开了，笑道：“一个个都如花似玉的，朕竟不知
道看谁的好了。”女人们都知道他反语调侃，不
禁相视一笑。乾隆便站起身来，除了魏佳儿和望
后，宫嫔们意兴阑珊，²⁹⁴跪送他出去各自散去。
这里王八便强忙着替那拉儿收拾床铺，叠着
被子，对外头太监吩咐道：“今晚站班值侍候候
娘，你们弄些^喜炭；后半夜冷，偏就你们也担

李侍尧用冰

冷无情的目光打量着两个吓得魂不附体的将军：「我方才说了，与你们无怨无仇，今日行法至公无私。你们去后，我自然另有聘仪送到府上。」

乾隆皇帝



乌雅氏早已

瞧出乾隆那点题

外的意思，左右

看看没人，不禁

蓦地一阵慌乱，

心头扑扑急跳。



小惠脸色

一下子变得异常

苍白，说道：

「我舅来了，怎

么办？」



他突然悟

出了卜义话里套

话，语气一转，

变得异常犀利：

「你是说当今皇

后不贤？」

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《乾隆皇帝》第5卷。

正如年逾耳顺的乾隆无法抗拒自己身体的衰疲一样，走过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鼎盛之世的乾隆王朝也已日显老态，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锦衣玉食，歌舞升平，其实却已矛盾四起，危机四伏。官吏贪贿淫逸，百姓食不果腹，盗匪蜂起作乱，边境日益不宁……

面对“按下葫芦起了瓢”的尴尬时局，乾隆一如既往，竭尽全力，宵旰勤政。他重用阿桂、于敏中、刘墉、李侍尧、和珅等为肱股大臣，弥补因傅恒、尹继善病逝带来的权力真空，着力整顿政务军务内务：惩国贪，济万民；定西域，靖匪患；历练王子，清理内宫……但是迫于情势，乾隆往往也不得不投鼠忌器，只能就事论事，点到而止。更可怕的是，由于他用人独特已见，一意孤行，导致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，窃居高位，埋下了巨大的祸根。

二月河在本卷中保持了其一贯的艺术风格。将封建宫廷官场的权谋机诈刻画得淋漓尽致，入木三分；叙述故事绘声绘色，惟妙惟肖；构织情节跌宕起伏，波谲云诡；语言则有《红楼》之韵，拟古之美，读来口齿生香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骄大帅骄入崇文关 悍家奴悍拒返谈店 …… 1
- 第 二 回 众孝廉宵夜论科甲 群举人聚谈侃忠奸 …… 18
- 第 三 回 忠傅恒染恙归京 能和坤八面玲珑 …… 37
- 第 四 回 慰良臣乾隆探相府 防伦变天子指婚配 …… 55
- 第 五 回 蒙恩宠瑶林初诏对 说赈灾吏治警帝心 …… 74
- 第 六 回 于敏中受命入机枢 慈宁宫阿哥受庭训 …… 94
- 第 七 回 邀恩侍舍粥济穷民 贿贪臣和府拆烂污 …… 114
- 第 八 回 反攻为守密说侍尧 承恩绸缪惊心往事 …… 134
- 第 九 回 赴丧府和珅闻俚歌 召金殿钱沅蒙知遇 …… 156
- 第 十 回 委钦差山东查巨案 听谣传侍尧畏“黑砖”
…………… 177
- 第 十 一 回 零落客夜济零落妇 风尘女蒙救委风尘 …… 194
- 第 十 二 回 说差事牵连及邪教 遣余兴君臣游御苑 …… 214
- 第 十 三 回 说官变纪昀布诚心 憾纪律提督整衙务 …… 233
- 第 十 四 回 丘八秀才本色毕露 风流天子意马心猿 …… 255
- 第 十 五 回 妒皇后掩妒说蛮女 谐相臣亲情对谐语 …… 276

- 第十六回 慈爱母宫阙别皇子 郁颢琰观风入山东 …… 299
- 第十七回 黄花镇师生同遭变 狠亲舅结伙卖亲甥 …… 320
- 第十八回 穷家女不竟承贵宠 智刘墉剪烛说政务 …… 340
- 第十九回 奸和珅一石投三鸟 晦国泰密室计对策 …… 361
- 第二十回 筵歌楼刘墉擒婪臣 恃奸诈贪墨赖黑账 …… 383
- 第二十一回 养性殿贤主慰凄情 纪才子草诏封夷女 …… 403
- 第二十二回 御花园游园惊忆往事 福康安居丧慷慨请纓
 …… 424
- 第二十三回 展孝心计议观元宵 傅公府墨经点家兵
 …… 444
- 第二十四回 说谣传宫闱惊帝心 探病榻兄弟交真语
 …… 467
- 第二十五回 承奏对阿桂谈政务 说笑话皇子献色笑
 …… 485
- 第二十六回 叹流年皇帝强释怀 巡内城提督布防务
 …… 505
- 第二十七回 盛世元宵龙楼惊变 上九潜龙夜宿荒店
 …… 528

第一回 骄大帅骄入崇文关 悍家奴悍拒返谈店

时值隆冬，零星星的冷雨不甚大，但仍阴得很重。浓云低低地压在天空下，一块块一团团或青或灰或绛红或黯紫，像说不上名目的一群怪兽在轻霭霾雾间互相挤压重叠沉浮升降，冷得浸骨的雨星星点点洒落下来，打得水塘里的残荷一片沙沙作响，满是潦水的官道已和道边渠塘海子几乎连成一片汪洋，朔风催送着愁波涟漪，远瞭霏雾凄迷，近处微波粼粼拍岸，残芦败苇菅草枯茅都在不胜凄凉地瑟缩抖动。驿道边色泽斑斓的柿树白杨，沉甸甸直垂到地的杨柳，枝叶躯干都湿漉漉的，一阵哨风掠过，五颜六色的叶片不甘寂寞地顺风一扬，又无可奈何地纷纷坠落，浸入驿道车辙的湿泥寒水之中。

刚过申牌时分，一队轱车沿西南蜿蜒向北的驿道疾驰，直趋北京紫禁城南的崇文门。车队共是十一辆，一辆轿车，十辆骡车。骡车全都是一色栗壳漆打底，清油桐油挂面，大蘑菇头铁钉轮面，车厢封得严严实实用油布包裹着，不知里边装的是什么物事，还用大铁钩钉钉着加了封条。夹车队二十几个戈什哈一律披米黄油衣骑马随行，马蹄踏得泥花四溅，佩刀马刺碰得丁当作响。打头的轿车更是豪华，乌银钹金丝饰轅，景泰蓝圆帽包头，黑羊皮条纳象眼绿呢车围，万

字云头泥金线帷子下面镶一圈红呢——俗称所谓“红围子车”，三品以下官员不得使用这个式样儿——不消说得，这车里坐的必是贵人了。其实再细心一点，就能看见车辕前插遮阳撑伞的槽口旁还有一面明黄镶边宝蓝色小旗，杆上写着一行小字：

钦命两广总督太子太保李

不用问便知是当今乾隆驾前一等一的能员干吏李侍尧。只是那旗打湿了，时舒时卷地杵在杆上，怒马如龙车行如风间一晃而过，道旁行人根本无法细辨。一片声响的马蹄踏水声，鞭响车驰夹着戈什哈的吆喝唱道声热闹得淆乱，给这肃杀荒寒的京郊平添出一份喧嚣，沿城根的居民都惊动了，躲雨消寒的人们都探头伸脖子往外瞧。那赶轿车的戈什哈越发来神儿，一手执鞭在空中绕着，一手扶着铜手闸，身子微斜前倾，满是雪珠汗水的头半昂着，“扑”地打个响鞭，兴奋地喊道：

“嘿！崇文门！制台爷——崇文门到了！”

他用鞭梢扫了一下拉梢的骡子斥骂道：“日你姥姥的，梢绳弯得弓一样儿了！吃料时候儿你妈的头拱着尽拣精料吃，做活儿时没你！妈的——使劲！”接着，“啪”的又一鞭，那拉梢骡子一惊，四蹄猛蹬使劲往前窜，车轮子在一块小石头上颠了一下。车身微微一个仄颤，惊动了正在凝神看邸报的李侍尧。李侍尧放下邸报，摘下老花镜，一手撑着平金软棉垫套子，一手撩开“红围子”帷，果见沉黑苍暗的天穹下灰蒙蒙矗着的崇文门，高大灰暗的城墙横亘东西，雉堞

上墙面上斑驳陆离黯红的苔藓，被销蚀风化了的墙面都看得清晰，东一片西一块癞痢头似的十分难看，他呼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要见万岁爷了……小吴子，咱们且不进城，叫人知会一声崇文门关上，就说我奉旨见驾，派几个人来把车洗刷一下，还要派人去禀军机处一声儿，看看西下涯子宅邸预备好没有。就这城外头打个尖，回去就不用再吃饭了。去吧！”

“扎！”那叫小吴子的响亮答应一声，一手轻轻扳动铜闸，那车已缓缓停下，他腾身跳到车下，招呼跟上来的戈什哈，“老胡老马，你两个搀制台下车，先到那边茶铺子里歇着——老爷，您搓把脸再下车，外头风大，贼冷的，小心着凉了！”说着叭叭叭叭跑去了。

李侍尧没有搓脸，也不等戈什哈搀扶已倏地跳下车来，鹿皮油靴立刻半浸在水里，脚底下透心泛上凉来，从暖烘烘的轿车里乍出来，稀疏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，迎面扑来的风把袍子撩起老高，浑身一个抖擞激灵，倒觉比气闷污浊的车厢里精神一振。觉得又有几点雨珠落在脸上脖子里，李侍尧才抹一把脸，冲崇文门一个微笑，点点头，大步向城脚下一排店铺走去，一头走一头大声吩咐：“轮班儿过来吃饭！狗崽子们——累不累？”连赶车的戈什哈共有三十多个，都已列队待命，听这一问，哄然一笑七嘴八舌说道：“标下们不累！”“大人走好，泥地儿滑溜得紧！”“累是不累，一路不吃酒，嘴里淡出鸟来，请大人赏碗酒喝！”李侍尧正走，站住了脚，偏着头略一思索，笑道：“差使没有交割不吃酒！京里我府里埋着二十几坛子卧龙老烧头锅，今晚刨出来给弟兄们解馋！胡麻子——带这些囚囊的进茶馆，每人一份儿点

心，不再吃饭了……我晚间有事，就进这边饭馆胡乱吃几口了，咱们进城！”

“是啰！大人您先吃！”老胡远远兴高采烈答应着，带人进了茶馆。这边饭店老板早迎了出来，满脸堆下笑来，顺身儿一个哈腰打下千儿：“给制台爷请安！咱们蔡家老酒馆跟爷有缘分，爷出京时候儿咱店给爷饯行，如今八抬大轿奉旨还京，还是老蔡家给爷接风！您老回这天子脚下，这就进军机处，这就宣麻拜相，日后飞黄腾达，二十年太平宰相是稳稳当当的！”

李侍尧听得扑哧一笑，看了看店门上匾额说道：“我打潞河驿离京，这里是崇文门！你他娘的倒会瞎奉迎！你这店名字也怪，叫什么不好，叫个‘返谈老店’——这里头有什么说头？”说着进店，借着门窗透进来的光看时，是明三暗六一座大座厅，外间瞧着不起眼，窗低门面小，里头装潢却别具风格，三间大厅客座，偏东一间打通了后院厨房，北四西二和大厅相接暗房雅座，一色用桑皮纸裱糊洁净，四匝悬着十几幅名人字画，有写“屈醒陶醉随斟酌，春韭秋莼入品题”的，有写“韩愈送穷，刘伶醉酒”“江淹作赋，王粲登楼”、“看曲槛紫红，檐牙飞翠”“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……纸色有新有旧，笔调风致不一。最醒目的一副中堂联却是集唐诗联，极精神的一笔颜体，写道：

劝君更尽一杯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

蔡老板见李侍尧凑近了眼看题跋，忙打火燃烛过来，笑着解说：“这是高江村（高士奇）老相国当年进京住的小店。